

〈鄉村不安靜〉

鄉村其實不安靜，只是它的熱鬧與城市不同。

清晨，公雞啼叫，然後，整個白天，「咻咻咻」「嘎嘎嘎」「啾啾啾」「雞狗怪雞狗怪」——鳥鳴像口哨像直笛像和平的短箭。下午，風穿梭樹林，偶爾狗吠、機車騎士催油門、腳踏車鏈帶摩擦... 午休過後，里民活動中心的方向，傳來模糊的卡拉OK台語歌。五點，南邊的街道響起一陣規律運球，貌似高中生的男孩每天都在這個時候出發。

下過雨的傍晚，不遠的窪地，青蛙「呱呱」競相求偶。夜裡，空氣涼涼，漂浮草的氣息，紡織娘唧唧唧唧，在黑暗中織出柔軟彈性的網。從樹林深處散落的各異語言，緩緩包圍人們開始亮燈的屋舍。十點，有著一對摺耳和橘色虎斑的街貓老大來到紗門外，喵兩下，等我獻上飼料，眼神和姿態始終警戒，但跟我的距離一天比一天短。

想起小時候，阿公的房子緊鄰稻田，蟬鳴旺盛，如同星星閃爍，在溽暑的眠夢時起時歇，是不曾抵達也沒有目的地的後搖旋律。想起台北的老公寓，只有清晨五六點有鳥造訪，卜瓜（家裡的橘色虎斑貓老大）緊盯窗外，發出「格格格」的威脅，直到太陽升起，蟲鳥四散，一片靜寂，我打開音響，讓歌曲充滿。

如果以雞啼以鳥叫以蟬鳴，城市比鄉村安靜；如果以生產而不以消費，鄉村比城市熱鬧。台北三年，空白過的耳朵，更具體的知道自己想要的聲音。

台南邊陲，海陸交界，我們住這。

〈我想要有個家〉

我家的巷子住有不少退休老兵。漁光國小以前是海防的軍營，一些軍人退休後，在軍營後頭落腳，包括曾經的屋主（他後來將房子賣給我們現在的房東）、夏天離世的鄰居、和一位顧卡拉OK的北北... 我就叫他顧北北好了。

顧北北永遠一身灰色汗衫配藍色束口運動褲。灰色汗衫貼身，俐落的扎進運動褲裡。從六月到八月，他都像老夫子那樣穿一模一樣的衣服，以至於當我看見他的灰色汗衫外出現藍色外套，第一個念頭：「哎呀，夏天真的過去了。」

顧北北是社區的卡拉OK管理員。他作息固定，每天中午十二點半，從我家門口經過，挺著鼓鼓的肚子，像古代大官，朝活動中心邁進。下午五點，搖搖擺擺返回。日復一日，即使活動中心不常傳出歌聲，他還是每天開門開燈開機器開電扇，也許泡壺茶，四個半小時後，關電扇關機器關燈關門。

「夏天離世的鄰居」（那就稱作夏北北吧）是顧北北在軍中的同袍。十三年前回廣西探親，認識個頭嬌小、聲音甜美、反應機敏的阿麗，把她娶來台灣。隔年，兒子出生，托給廣西的阿公阿媽帶。從此，阿麗每年都回中國一兩星期，她說，每次分離，兒子總哭到呼天喊地。她從不提自己，但我知道，阿麗也很傷心，我看過她和兒子相處的親暱。

夏北北在我們入住後一個月，身體不適入院急救，阿麗連忙喚兒子來台。小孩抵達當晚，之前不管多熱都從不開冷氣的阿麗家，整夜傳出冷氣排水的轟轟聲。阿麗和兒子用廣西話對話，我不懂，但語氣裡的快樂，誰都明白。

夏北北終究不敵病魔。兒子離開台灣前，阿麗買蛇板給他。那次相聚的最後一個傍晚，小孩踏上蛇板在巷內滑行，阿麗於巷口守候，孩子小心翼翼的遠離，又笑臉盈盈的靠近。彎彎曲曲、忽遠忽近，也是這對母子十數年來的現實距離。不同的是，蛇板很快就上手，分別這件事，卻沒有因為多次練習而變得容易。

為了掙錢，讓小孩和爸媽過更好的日子，阿麗到台灣後即擔任看護，待過養老院，現在一天工作十二小時，陪伴高齡八十七歲、需要洗腎、罹患躁鬱症的老太太。老太太心情不好會胡亂罵人，老太太淺眠，醒了就不準看護睡——阿麗用講誇張笑話的方式陳述這些。我也以為，都那麼多年了，她應該早習慣離鄉背景的看護生涯。

今天，顧北北不知道在嗨甚麼，特別積極，下午吃過飯後，他突然從窗外大喊：「隔壁太太唱歌啊。她等你好久啦。來唱歌啊。」我連聲道好，把手邊文件存檔，直奔活動中心，路上就聽見阿麗的女人花：「緣分不停留，像春風來又走，女人如花，花似夢...」

活動中心除了顧北北和阿麗外，還有一位四十歲左右的阿姨，她將桃紅色外套繫於腰際，面前的歌本攤開在台語篇。我才剛「把愛剪碎了隨風吹向大海」，阿姨就：「對著海風大聲唱大聲喊，女人心你敢有看，彼粒心沉在深情海岸，若有看請你著還我...」大海很忙，連伴唱帶裡的溫翠萍都在這片深情海岸撐開一把傘，墊腳繞圈圈。

阿姨爆發力十足如同海波浪，隨旋律扭腰擺臀的姿態彷彿潮汐，我招潮蟹似的舉起雙螯打拍子，直到「來賣掌聲鼓勵」的字樣晨曦般浮出海平面：「好聽！」

歌本落在五字部，阿麗一定看到熟悉的歌了，一臉專注，手指滑過某句歌名，很快拎起遙控器，按下歌號。我接著輸入「城裡的月光」，轉身問顧北北：「唱嗎？」

「平常這都沒人啊，都我唱，妳們唱妳們唱！」

前奏響，阿麗捏緊麥克風：

「我想要有個家 一個不需要華麗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時候 我會想到它
我想要有個家 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驚嚇的時候 我才不會害怕」

溫翠萍身著兩截式泳裝，高舉色彩斑斕的絲巾，沙灘一片皎潔。

「誰不會想要家 可是就有人沒有它
臉上流著眼淚只能自己輕輕擦
我好羨慕他 受傷後可以回家
而我只能孤單的 孤單的尋找我的家」

「雖然我不曾有溫暖的家

但是我一樣漸漸的長大
只要心中充滿愛 就會被關懷
無法埋怨誰 一切只能靠自己」

如果這首歌是從電視或 Youtube 聽到，我不會留意。阿麗跟我一樣有時破音有時搶拍，歌喉普通。可是，我想要有個家，這就是阿麗的歌啊。當她紆緩不了的無奈和渴望，那麼真實懇切的自歌裡釋放，力道太巨大了。我吶吶的說「好聽」，可能更想說，我懂。

她不好意思的笑。我接過麥克風，「城裡的月光」，感覺像唱給阿麗聽。顧北北的卡拉 OK 難得熱鬧了兩三個小時，這個下午，傳出不同年代不同語言不同個性的女人心。

〈欽仔讀了我的書〉

我往庭院擺了兩把藤椅、兩張柔軟坐墊、一盞小桌燈。半夜忙完，就溜出去，窩進藤椅看書。又把撿來的木夾板置於撿來的油漆桶上，當作放茶放筆的桌子，未完的書也擱，隔夜再續、再敘。完全沒料到，當我熟睡的透早，有另一個人，讀了它...

隔壁鄰居的住處分成兩個部分：後半磚房，木樑屋頂，鋪以黑瓦，前面則是用鐵片、薄木板、舊窗框拼貼成的小間，模樣粗樸有趣，但時常漏水。十月初，鄰居說要整修，十月底，一對父子拎著工具出現在鄰居家前，倆人精壯厚實，有著棕紅色的皮膚，父親的手掌膨大粗黝，不管拆甚麼都沒見他帶手套，我看得揪心，他一派輕鬆。

拆除速度飛快，一個上午轟轟轟，小間化為一灘扭曲鐵片、破敗薄木和舊窗框...舊窗框！趁機跟他們要那些鑲著十字紋或花紋玻璃的美麗窗框，拿的時候心臟碰碰跳，也搬走被敲倒在地、上面註明「津田牌」的手動式幫浦（打水器）。

「這個已經不能用了耶。」方頭大耳的兒子瞪大雙眼，「啊，我知道。」臉熱口吃：「我，我喜歡老東西。」因為我拾荒的怪癖，我們有了互動。父子倆是安南區的四草人，父親一輩子拆屋蓋屋，不少漁光島的民宅出自他生滿厚繭的手。三十五歲的兒子叫欽仔，從小跟著父親，熟悉工地，現在「到處去」，「這次剛好回家，就幫忙我爹。」

巷子的另一頭定居一位外國人，個子瘦高，褐髮小臉，眼睛深邃，眼神善良。每天中午及夜晚，街狗都會跟隨他在巷弄遛達，像狗兒的吹笛人。我們幾次照面，互道你好，沒有交談。

今天中午，我準備出門，欽仔用完午餐回來上工，外國人遛狗經過門前，三組人馬相遇。金仔向外國人打招呼，外國人以標準的華語對金仔說：

「我要去海邊。」

欽仔作出游泳的手勢：「Swimming？」

外國人微笑：「玩玩。」

欽仔平常都說台語，我嚇一跳：「你會說 Swimming 喔？」（其實外國人使用疊字我也嚇一跳）

欽仔嗆我：「我受過教育的捏！」

我大笑，轉頭問外國人：「你從哪裡來？」

外國人一時反應不及，欽仔接口：「她問你：Where did you come from 啦。」

他去海邊 Swimming 和玩玩後，欽仔問我是做甚麼的。

「出版。」欽仔接不上話。我連忙解釋：「就是作書，像...」

「喔，我知道！像這個嘛。」他指著我用木夾板和油漆桶構成的桌子，桌上有一本《嬉皮與喇嘛的孩子》：「我看了十幾頁，還蠻好看的耶！」

「你有看喔？」厲害厲害，我要在外面設書櫃了：「我送你一本我們作的書喔，你等一下。」進房拿攝影集《Dear 給親愛的你》。欽仔往塑膠凳一坐，叨起一根菸，眯眼打開書本。雙手套在厚厚的粗棉手套中，手套表面的灰塵將書皮染上一層朦朧，菸蒂飄散，我覺得這個畫面好好看，但凡被看的書都好好看。

欽仔一邊翻一邊問我：

「這要賣給誰啊？」

「這個白白的地方是騙錢的喔？」（攝影集中有許多留白）

「這十分鐘就翻完了，會有人買嗎？」

我一邊傻笑一邊心想，應該請他來當我們的主管。

「為什麼要出這個啊？」

終於有我能夠回答的問題：「這是一個菲律賓部落...」

「菲律賓？我很喜歡菲律賓耶。」我們同時眼睛一亮。

「你為什麼喜歡菲律賓？」

「我常常去永康啊。」

「永康跟菲律賓的關係是...」

「那邊有很多菲律賓店，我都去跟他們聊天，不然我為什麼會英文？就是想跟他們聊天啊，我還說一點菲律賓話咧。」

「那個菲律賓人是女生吼？」

「有男有女啦。」

「少在那邊，一定是女生。」

打赤膊、穿迷彩長褲的欵仔脫下手套，就坐在一堆碎磚斷木旁，認真讀了起來。午後的陽光有點艷，慢慢蒸散他的汗漬。

三個小時後，我回來了，欵仔放下鏟子：

「欵你名字怎麼念啊？中間那個？」

「念尸么，跟紹興的紹同音...」

「邵昕的邵？那是耳朵啊。」

「喔，我的劲是郝劲文的劲。」我從濃烈嗆辣的酒變成爭議不斷的藝人再變成圓滾滾笑咪咪的小光頭。

「這是去年六月出的吼？出九百本？」

「哇你怎麼知道？」

「都有寫啊。」

原來是版權頁，難怪問名字怎麼念，連版權頁都讀，是人才啊！我進房工作，外面轟轟轟，間歇傳來金仔搬東西的出力聲或卸下重物的長嘆。直到傍晚，鑽探停止，聽見金仔催動油門，連機車引擎聲都越來越小後，我把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拿出去，放在桌上。

〈風沙襲來〉

第一次跟她提起那片海，我說西岸潮間帶很寬，朝海平線的方向持續前進，即使仰曬日光的人們已同指頭一樣小（穿著指甲片般的短褲），水面波動也僅達胸口，「所以可以離陸地很遠喔。」我的語氣大概像回味好吃的點心，她的笑容始終清爽：「不危險嗎？」

「漲潮的時候比較安全。」海水要把你送回木麻黃身邊。「那，怎麼知道是漲潮還是退潮呢？」「走進去就知道了。」身體被潮汐簇擁，似一粒果凍、一枚蕈菇、一朵水母。

八月颱風，急雨過後，各式浮木與竹片在溪水暴漲下，大量堆積於出海口，以此為中央伍，朝海岸兩頭竄湧。一天內，沙灘覆滿樹幹竹枝，越輕省的越遙遠，蚶腥四溢。

兩個月後，再去晃晃，書腰般的歧木斷竹已完全脫去，細沙清清，像安靜書封，人們或雀躍或沈重的步伐在其上打凹落款，遍地推薦序。防風林這頭，則長出用大竹和圓木搭建的瞭望台、小桌小椅、盪鞦韆與翹翹板。揮別夏天的漂流，粗樸材質相互支撐，以金屬線密密結盟。

風起，瞭望台吊掛的浮球和貝殼彼此撞擊，若有似無的輕聲脆響一一納為海潮；表沙流動，灘地痕跡重新洗牌。風起，瞭望台最頂的鯉魚旗尾繖向外，水平展開，襯著藍天，是另一片海。

這群奇麗骨架由一些外國人創造，蒼勁北風中，她曾問道，如果垮掉呢？深邃藍眼睛充滿笑意：「再蓋就好。」

風沙終於襲來了，掩住你赤裸的腳，細礫於指尖流動，你垂首貪看，不再妄想堅固永恆。你所搭建的，將被巨浪襲擊、將要一無所有，你會召喚夥伴嗎，把重量交付肩膀，把磨損托給手掌，扛起順流浮物，逆行，溫柔一趟、無傷一場。風沙終於襲來了，所有的美善搖搖欲墜也堅定向海，他們操持不標準的口音說：

再蓋就好。

〈陽光來巡〉

晴日午后洗晾被褥，扛給冬陽，汲滿熱與光。興奮的帶著它們會暖暖發酵的想像，刷地灑掃。整理空間像在製作禮物，房屋原是包覆念頭的紙盒——我盼望我的心意清淡不飽、沒有非取不可。

漁光五六開放至今滿月，來過好久不見的朋友、原本不熟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陌生人。但他們總有相近之處，比方談到直覺或感知，眼底亮晃晃一片。凝視書櫃，像發現森林、發現我們爬過同一棵大樹。他們聽得見風聲，日子久了，也將能辨別椰子樹和龍眼樹是如何不同的讓風離開。喜歡動物，不視為寵溺對象，視為平等友伴。體貼於海。

體貼於海。

整座沙洲浮島，除了初下大橋的路口，沒有紅綠燈與斑馬線。除了毛屋停車場，沒有停車格。除了攤位和柑仔店，沒有商家。其實離市區離安平老街不遠，卻沒有招牌、沒有熙來攘往、沒有霓虹。

我擔心過，擔心欠缺交通工具的人怎麼晚餐，返家途中特地電話：「我們等下會經過便當店、麵包店和便利商店，要替你帶回什麼嗎？」她說她吃素，預先備料，用到廚房。我抓著手機邊笑邊道謝。如果問題總用籌碼去收束，之間的思辨和實踐就無從由時間中長出。我們不也是因為漁光島不「方便」才抄下第一份食譜，開始動手煮？我謝謝她的提醒，即使我們沒有長談，甚至沒有告別。

想用空間和空間裡的物事來照顧人，相信漁光島上的一切都比五六這間小屋還有話說。所以，如果能交付環境而不仰賴語言和人互動、發生默契，似另一種創作方式，我覺得滿溢。所以一如往常在天亮入眠，睡到中午，當我清醒，僅存桌上一把複刻鑰匙，她的指印像待解之夢，或清晨擰出、隨日頭攀高而逐漸消散的霧，現在只餘溼度。

陽光來巡，屋子已經代我向離人道別。

〈鯨魚老三〉